讀畫錄 上

萬松野老請益序

最初威音王以前早有箇無孔鐵鎚大悲通身八萬四千姥陀羅臂摸索不着洞山之後有無手人上天童山頂抛向九霄雲外下長蘆岸邊沉在千尋海底是可忍也於是百般拈弄遂成百則百年之後湛然居士斷送萬松再呈醜拙

萬松曰雪巖先師亦曾於王山頂上滏水岸邊舉洞山示衆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云秖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麽生去石霜云出門便是草大陽云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拈云三個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秖這一微塵許也須及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

麽休侵洞嶺初秋草請看踈山朧月蓮萬松忝
援緒餘義無牢讓自庚寅九月旦請益終廿七
日不覺伎倆已盡撩人笈話老不歇心激我雲
仍少當努力他後失笈無孔竅生鐵團线曾動
着絲毫方知萬松野老從来不犯手勢二十八
日序

請益錄卷上目錄

文殊過夏　卧輪伎倆
百丈上堂　南泉圓相
洞山尊貴　法燈開堂
香嚴上樹　風穴離微
玄沙過患　蓮華不住
雪峰飯羅　智門蓮華
雲蓋萬戶　睦州在我

法眼如来　馬祖圓相
廣德靈利　雪峯普請
漸源捲簾　保福光境
乾峯三病　潙山問仰
趙州有無　臨濟賓主
洞山賓主　雲門佛法
溈仰摘茶　楞嚴推心
長慶有望　石霜出世

雪峯古澗　國師侍者
韶山是非　臨濟禍事
洞山體佛　脩山凡夫
石梯問去　法眼聲色
夾山目前　趙州把定
靈雲露柱　石鞏弓箭
雲門法身　曹山父子
白水沙水　叅同回互

芭蕉拄杖　香嚴枯木
三藏他心　陸亘坐卧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上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大人得自在迦葉欲擯出文殊小縣多官防纔近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大庾嶺頭不似今日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打云這箇迦葉無對早知今日成閑骨悔不當時用好心天童拈云金色頭

陀有心無膳慚惶銅面具臥耐鑞瘡頭當時盡令而行和尚
禪床不多穩便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秪這黃面瞿曇
也與擯出琢重天童與萬松若能如是不唯辟立真
風是甚汗臭氣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閑
佛祖不得知君眼窄
師云梵語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一曰濡首或
曰妙德或稱童真一曰法王子盂教中謂信首
文殊為小男位後普賢為長子梵語迦葉此云

飲光一曰大龜氏或號摩訶迦葉揀異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此二大士雖示菩薩聲聞一是七祖佛師一是宗門皐祖所為自恣日者非謂夏末自縱放逸律中恣舉見聞疑罪文殊三處過夏一月在王宮一月婬舍一月小童學迦葉既掌叢林規矩見伊破夏敗群不可放過佛果道大象不遊兎徑燕雀安知鴻鵠法華道乃至於王後宮現為女身而説是經乃至虎

穴魔宮正好神通遊戲一等自了漢東行不見西行利巧兒做處拙兒嬿二祖所謂我自調心非干汝事迦葉內祕外現舉椎欲罰乃見百億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舉直饒踢倒靜椿大似打破庠㪷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正賊走了邏蹤人喫棒所以世尊道汝擯那箇文殊萬松道来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迦葉飲氣吞聲大似啣寃負屈贏得天童道金色頭陀有心無膽金色

者昔有貧女得一金珠倩鍛金師補佛像面皆報金色映奪天光故號飲光弊服五錢乞食貧里小乘律中行十二事梵網經中用十八物故號頭陀亦曰杜多亦言抖擻盖振衣彈冠之義天童點伊鵰心鴈爪能做不能當當道掘坑路見不平所謂矢到弦上不可不發也把瞿曇一時擯出且留迦葉看堂既圖辟立真風亦合權留佛祖不見道花又不損蜜又得成

舉臥輪禪師偈云臥輪有伎倆（少賣弄）能斷百思想（吾不如汝）對境心不起（言清行濁漢）菩提日日長（穿過天窗拄起屋脊）六祖聞云慧能無伎倆（已太多生）不斷百思想（有甚閑工夫）對境心數起（自罵自招）菩提作麼長（尊鑑不錯）天童拈云葵花向日（李陵持漢節）柳絮隨風（潘閬倒騎驢）

師云臥輪禪師不入祖燈向今時生死路頭且作箇小歇場即不無他本色衲子正眼覷著秪

是箇驢前馬後漢其柰人無小使不成君子且
少他不得一等守默痴禪鈍猫守窟養得如癡
似訥把些子怢功貼在額上道卧輪有伎倆能
斷百思想近日有全真道士懇求教言道弟子
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萬松道我有四問舉
似全真輩一問妄心有來多少時也二問元来
有妄心不三問妄心作麽生斷四問妄心斷即
是不斷即是其人拜謝去不再来黄山趙文孺

親覲圓通善國師嘗作頌曰妄想元来本自真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静承誰力子細看来無別人公每遇先亡追薦之辰手書佛経篤信君子近代無處其右者他雖是箇俗士一期出語頓超卧輪三十年体功所以天台智者道加工减悟腫不益肥頓悟漸脩日劫相倍圓覺経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又道末世衆生説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一僧久叅未徹向萬松

舉同叅道見色如空華聞聲如谷響自謂了事衲僧其以為不然内若不應外不能為一心不生萬緣俱息同叅物虗某甲神静二者孰愈萬松道徐六擔板各見一邉卧輪道對境心不起正與久叅未徹者僻見一般忠國師謂南方禪客曰秖這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菩提非根生云何更增長六祖聞而斥之乃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行是加繫縛因和之曰慧能無伎倆不

斷百思想慧能是祖之法諦且對前偈道無伎倆雖云稱性之談未出斷常二見正如北宗勤勤而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和曰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敵體對證救獘之談磁州老師頌靈苗瑞草野父愁耘道為報農夫休費力等閑鋤殺濟人禾所以不斷百思想永明道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對境心數起一上神通不同小小三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忽然

撑破虚空也是一場奇恠且道菩提作麼生長休得也

舉百丈上堂（伎倆已盡）大衆方集（圖箇什麼）以拄杖一時打去（因誰致得）復召云大衆（却好報讐）衆回首（生鐵面皮）丈云是什麼（果然不識）

黃蘗上堂（六月日頭到處熱）大衆方集（趂讚豕隊）復召云大衆（大人自在）得衆回首（家家觀世音）蘗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休道山僧不道來）雪竇云若是雪竇集衆以拄杖打散便休（更有收人在後）

頭
天童拈云下媒求鴿終日覓下得直鉤釣魚有時還自来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雖是善因而招惡報若是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正落萬松圈裏
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幾乎放過
師云睦州示衆道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集以拄杖一時打去復召云大衆衆回首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潙山問仰山忽有人

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麽生驗仰云若有僧来即召云某甲僧回首乃云是甚麽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本可據溈云善哉大丞相舒王道我得雪峰一句語做宰相這老漢常向人道是甚麽萬松道疑則别叅黄蘗道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南方人祈雨以此占之又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此暦日家上弦下弦黄蘗舉此示衆如外科取牙不

犯手勢睦州故斤邈兩道猶較些子谷隱聰云
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萬松道沒量大
尊宿語脉裏轉却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萬松
道要且無活人劍雪竇道說甚猶較直是未在
錐道不犯手勢奈何骨血生離雪竇趂散便休
也好折折拄杖又道或有箇無孔鐵鎚為衆竭
力善能攄荷祇園洗足跏趺坐大地山河鐵打
成孤逈逈圓陀陀無楞縫針劄不入早是起模

畫樣了也文道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又驀拈拄杖云放過一著萬松道草本不勞拈出天童拈云下媒求鴿直鈎釣魚直鈎釣獰龍曲鈎釣蝦蟆雪竇覷面全提猶較華亭百步他道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萬松嘗舉雲峰悦忝大愚芝未放告香入室且令化炭化米復充堂司引篾觸盆忽然大悟方見芝公為人處天童道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我眼本

正因師故邪淨眼撒沙他還甘麼玄沙道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所以萬松道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金剛圈子任踍跳天童拄杖擊香臺聖僧髑髏百雜碎主重諸人各請穩便

舉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這山望著那山高泉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三人同行必有我師宗於圓相中坐欺敵者亡谷作女人拜不負初心泉云恁

麽則不去也（何不早道）宗云是何心行（悔不慎當初）天童拈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看脚下）不唯打破南泉窠窟（欽師猶被馬師惑）亦乃教歸宗無著身處（萬松軒裏海納百川）麻谷呈伎倆不得（不妨省力）泉云恁麽則不去也（未出三門已打退鼓）果然果然（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師云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平欺臨濟攙奪禪床互換之機叢林標榜黃蘗道馬祖出八十餘員

大善知識箇箇阿轆轆地唯歸宗却較些子馬
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
南泉法諱也三人同叅馬祖紹讓祖為孫禮國
師為祖泉扵路上畫一圓相直饒脫體傳神爭
似一迴親見歸宗高步毗盧頂𩕳坐斷報化佛
頭要且無出身之路麻谷狸奴拜鴈向天津橋
上瓜州渡頭大耳三藏鼻尖上眼睛裏已相見
了南泉藏身計穩陷虎機深一舉萬全自為得

策其柰天童有先見之明使探馬扼其歸路衆中道萬松判這公案説假三分相似但向道孫劉不入曹公手典午無由得坐朝旧本作睛

舉洞山到北巖道曠無涯逢人不盡巖問什麼處来老老山云湖南来公驗分明巖云觀察使姓什麼和尚草宗山云不得姓未聞家譜巖云名什麼切忌當頭山云不得名已是觸諱巖云還理事也無未見出廳山云自有廊幕在畢不動尊巖云還出入不某甲特来

泰見山云不出入脚下烟生巖云豈不出入誣人之罪以罪
加之山拂袖出去話不投機一句多巖來日侵早入堂
召洞山云昨日闍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
不安駟不及舌今請上座别下一轉語若愜老僧
意便開粥相伴過夏禮下於人必有所告山云却請和
尚問當仁不讓巖云不出入事如何不恥下問山云太
尊貴生仰望不及讚嘆有分巖乃開粥同過夏特為過茶未為
分外天童拈云主張門户自有傍来袖手仰成拱默

威嚴誰敢正視覷着則瞎借功施設採汲不虛施轉位

提持却又恁麼来全成左右分權孤輪匪運隻翼難冲不犯

尊貴一路識法者懼還知尊貴處麼密室不通風寶殿

無人不侍立退假免参不種梧桐免鳳来萬般祥瑞不如無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或曰栢巖傳為栢頩訛也今中山府栢巖山塔寺俱存在唐縣界師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老来披衲

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孅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
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閬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
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隟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
空人頌詩刻石具在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
栢巖所作此方既號栢巖鄂州宜號北巖師居
兩處故有二名無盡辯誤云栢巖有二一定州
出馬祖一鄂州出藥山鄂又名栢顔與馬祖無

由緣故今除定從鄂諸録無此頌詩萬松録出
學者應知燈録洞山客師伯同訪北巖天童畧
之不害正意巖問觀察姓名洞山善能迴互理
事出入不傷風化北巖道豈不出入出言如箭
耶不可發入耳無根深不可拔降尊就卑請洞
山代語放此話行不妨公器天童得當家針線
順手鉆鎚便道主張門户自有傍来與後借功
施設左右分權總明廊幙邉事拱默威嚴誰敢

正視總明尊貴邊事王山法祖和尚云旣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忽若偏正互縱橫兩頭俱坐斷又作麽生不見雲巖舉掃箒云這箇是第幾月便見一椎兩當還知天童向上尊貴一路麽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舉法燈開堂謂衆曰（劈破面皮　解開布袋）山僧本欲銓棲巖竇（秪是自家　把不定）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

公案刁狡不良教唆詞訟今日出來為他分析曹司具分勘一款便招僧云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把髻投衙替人償命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隨狀陳首所供是實僧云過在什麽處你秖管喫棒燈云過在我殃及你東不橫推理無曲斷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眼自爭先得不唯自已有出身之路籌因打劫贏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有智無智十萬八千

師云金陵府清涼法燈禪師諱泰欽性豪逸不

事事衆易之獨法眼儞其器眼問衆虎項上金
鈴甚人解得衆無對燈適至眼問之燈曰繫者
解得眼順世燈奉旨住清涼開堂謂衆云山僧
本欲跧棲巖竇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
今日出來為他分析法燈先自帶三百斤鐵枷
猶自便爭好鬭論州爀縣太煞不顧危亡孛後
主為鄭王時先恭法眼閣燈先師有甚不了底
公案燈云現分析底圡吐舌可謂識法者恐這

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與刑人腐夫爭衡著甚来由燈便打黃狗作罪黒狗受殃推過不是好手謝他却不謾人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忽若兒孫不了殃及祖禰這棒本合法燈倒招累他法眼上梁不正這僧既當斷不斷更問過在什麽處抱贜呌屈再犯不容法燈自合盡令而行更道過在我殃及你如来禪即不無祖師禪未夢見在翠巖芝道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可謂

切中其病雲峰恍道這老漢一期與奪也似絕後先前及乎撥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為清涼作主底麽萬松道念和尚年尊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注燈分析這僧掀倒禪牀天童分析也合照顧腳下萬松席下忽有箇出来大棒趁出三門外還見後主吐舌處麽險

舉香嚴垂語云切忌掩耳如人上樹著甚死急口銜樹枝開口手不攀枝撒手脚不踏枝放脚下看人問西来意便答若不對違他所問教你便荅若對又喪身失命你但對我賫償命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即是青天白日說甚是不是有虎頭招上座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省人多少心力香嚴呵呵大笑却不喪身失命雪竇云樹上道即易闗樹下道即難與虎頭同忝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来大賺著眼秖賫說夢天童

拈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香嚴師首和尚窩家）用無義手打不防家賊（偷賊物減死一等）直饒本色作家往往做手脚不辨（若是萬松即時擒下）雪竇是别機宜識休咎底漢（秖為同火下）到這裏亦秖得藏身露影（賊兒）（膽底虛映山曲覩脊）還會香嚴做處麽（弄巧成拙有甚難見）三千劍客今何在（點即不到）獨許莊周見太平（到即不點）

師云翠巖芝道潤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衲僧作麼生古人高高山頂立嶮峻處却平易

深深海底行平易處却嶮峻他道如今衲子作麼生萬松秪管看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便出陸亘瓶鵝不呼在外便見香嚴為人手段佛果道諸方老漢得箇見處直得千方萬計提起為人更不囊藏被蓋立箇喻令人易曉却成難曉何故為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悲較淺却較些子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轉生義路隨在常情卒難透得又道看他得

底人迴別便知落處香嚴纔舉虎頭招上座便
出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此與雪竇
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更無兩樣怎不教香
嚴呵呵大笑若是萬松作虎頭上座纔見垂語
便與呵呵大笑看你面皮厚多少佛果又道如
今山僧是上樹是不上樹是不對你且道
佛果是直捷相為那為復機關天童道虎
頭上座是箇惡賊萬松不機倒筭邀香嚴

是箇惡賊白拈巧偷當面換人眼睛豈止做手脚不辨雪竇別機宜識休咎秪解掩耳偷鈴掩鼻偷香總被萬松并贓捉獲天童道還會香嚴做處麼萬松道生為盜跖死見宋江天童末後云三千劔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萬松道撥亂烟塵也不少如何是萬松定乾坤底劔臨崖伐却香嚴樹覿面相呈請益時

舉僧問風穴（這孟婆起也）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

犯(禍不單行)究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言滿天下無口過)雪竇云劈腹剜心(當言不避截舌)天童拈云露裸裸圓陀陀直是無稜縫(開也)且道風究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白洪崖打赤洪崖)還會麽和光惹事(花從愛惜落)刮篤成家(草逐棄嫌生)

師云風究應小釋迦識無盡居士謂仰山後身如投子為慈濟再来雪竇號雲門重顯語録行世號衆吼集有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外道問佛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謝云世尊
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肇法師寶藏論
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
依知出微内心無所爲内心無所爲諸見不能
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蓋語渉於微默渉
於離故云語默渉離微又問如何通不犯勝默
和尚以此語勘僧謂之誑謗関凡有三重單雙

不犯法眼洞明者纔舉便知落處風穴道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香一作鮮二字皆可此三關之一也佛果在五祖為元座有僧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鑑來果曰憨兄可為頌出布施他鑑即頌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果深喜之雪竇道膀腹剜心又作麽生萬松道麁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叉道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雪竇風穴文武兼濟將相雙權闕一不可天童拈云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稜縫萬松道天童點破七華八裂了也更道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萬松道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樹長夜叉頭天童道和光惹事刮篤成家更無百端軟語作頌德之辭秖有三尺神鋒為報恩之物

舉玄沙問鏡清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古人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銷鎔頓入不思議你且道不見甚麼法學人從來不眼華清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逢人且說三分話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將謂無人證明天童拈云鏡清當時恁麼荅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讚之雙美毀之兩傷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空遊山水百無所能須是玄沙同參始得是精識精

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衲帔芒鞋雪峰稱備
頭陀再來人也杭州龍冊道怤禪師甞住越州
鏡湖三十年故號鏡清與玄沙同嗣雪峰華嚴
普賢菩薩云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毒於嗔者
佛果道六根本中唯嗔最毒玄沙借此經問勘
辨鏡清古人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且道不
見甚麼法若依經旨秪合道一念嗔心起百萬
障門開鏡清深辨來風撥轉機輪却指露柱道

莫是這箇法麽萬松道莫道這箇那箇也走作
天童以普賢為古人不害大意佛果又作涅槃
經未知何據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玄沙用衲僧
巴鼻道淅中清水白米許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鏡清嘗住鏡湖本溫州人住龍冊寺故指淅中
清水白米這佛法未夢見在有褒有貶有殺有
活惠安顗和尚勘僧曰上座信心也不具好言
語往往錯會佛果於不見一法為大過患著語

云和尚自屎不覺臭一則公案不出此句入理深談最為極唱雪竇拈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謾萬松道切忌以已方人雪竇代云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萬松道便重不便輕天童拈道鏡清當時恁麼荅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萬松道會得途中受用不會世諦流布天童末後道然則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萬松道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具眼底辨取

舉蓮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奪取便打）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客僧不合作寺主）衆無語（羞殺拄杖）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復云畢竟如何（折做八截燒灰颺却）又自云榔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借師拄杖暫出山門）天童拈云負入不負出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思大吞盡諸佛（要且吐不出）普眼不見普賢（瞎）且道病在什麼處

必死之疾難為針艾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且作死馬醫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不但登山兼打狗

師云江州廬山蓮華峰祥庵主嗣奉先深禪師雲門嫡孫知見甚高氣壓諸方履踐分明非常情所測師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萬松道生怕枯椿繫鈍驢石室行者善道禪師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曰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在

諸佛也恁麽萬松道歷代祖師不恁麽不見道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處行雪峰一日
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秪為中下根人時
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来時如何峰拈拄杖
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峯打破狼籍僧問未
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萬松道狼籍不少駙馬
都尉李文和公公主貴降命三大宗師同日陞
座末後葉縣横拄杖就膝上拗作兩截便下座

公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縣云都尉也不得無過
庵主舉此話示衆臨終散場大作佛事衆竟無
語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自代云
為他途路不得力萬松恁麼舉諸人恁麼聽若
無得力處彼各圖箇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蓋
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忘聲泯色是斷滅相途路
之樂終不到家燈録廣本更有一句復問作麼
生得力去萬松道臨行之際撒手還家指出路

頭還須拄杖燈録復有横拄杖於肩上曰楖標
横擔不顧人却入千峰萬峰去天童作直入各
有理在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拄杖云是什麼
僧云不識嚴云拄杖一條也不識嚴復以拄杖
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窩箇
也不識嚴復拈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
楖標横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便見蓮峰
末後轉身吐氣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紅塵擾擾

道常在何況碧山深更深天童拈道須入不負
出本色住山人秖有受辟心而無割城意羅什
道有非真要時復蹔游空為理宗以為常宅華
嚴普眼入百千三昧終不見普賢亦猶大通智
勝佛十劫坐道場竟不成佛道梁誌公遣僧傳
語南岳思大和尚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向山
頭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天童察罰卻道病在

甚麽處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
不妙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處避征徭風穴
拈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故天童拈起拄杖卓
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古人以向上路為
本分事以建化門頭曲為今時慈覺道有為雖
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趣之則聖果難
剋天童經事多矣
舉雪峰云飯籮邊坐地餓死人無數秖是不肯動手

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秪是不肯動口玄沙云飯
羅裏坐餓死人無數秪是手不肯擡海水沒頭渴殺
人無數秪是口不肯開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口便是飯口便是水開口也是合口也是手便是飯手便是水翻手也是覆手也是天
童拈云我即不然已較雲門半月程飯羅裏坐脹殺
人無數不由我不食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不由我不
飲以前傷乎不吞是他不曾飢以後失乎不吐是他
不曾飽秪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這

裏無你吞吐處不妨省力

師云雪峯有玄沙雲門豈止家有爭子直得讚父攘羊臨機不讓雪峰一日開爐示衆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別云火焰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可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點云近日官中令嚴峰云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峰乃吐舌可謂識法者恐恰與這公案相似一人箭中紅心一人劈

筈奪窩一人續放連珠一人側身齧鏃雪峰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居便道盡大地是箇塵勞門把手拽不出若塵勞即解脫何消拽出拽入天童道到這裏無你吞吐處萬松道通身一句作麽生道他還有口麼

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點溪荷葉疊青錢門云蓮花趂口快僧云出水後如何藕根依舊在青泥門云荷葉且就對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

不勞鑚杜撰巡官復舉僧問淨衆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鈍殺人滯衆云菡萏滿池流隱而彌彰僧云出水
後如何不妨慶快衆云葉落不知秋顯而不露天童拈
云李陵持漢節列士恥莊周潘閬倒騎驢梵志翻著襪
師云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嗣香林遠雲門孫也
祚出雪竇光大雲門一宗自普安道禪師發明
三句迅雷之辨不及掩耳所謂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荷葉蓮華寧拘出入往往鑿沙覔油鉢盂

上安柄向出水未出時定斷智門秪将蓮華荷
葉奉他左右逢原無不可者鑽龜打尾一任卜
度天童覷破伊底蘊便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
勞鑽若向爻象未分時便了禍不入慎家之門
擬議不来吉凶自兆又有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嗣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孫也依前問蓮
華未出水時如何淨衆荅道菡萏滿池流進云
出水後如何荅道葉落不知秋若道與前話全

同天童不合两次拈出若道全異眼腦雙生去声相似雲門下迅雷之辨洛浦下無舌人解語同出湖南一派持節李陵銜一鳥不歸之恨倒鞍潘閬入同州看華之圖雪竇道問既有宗答亦攸同還會麽荷葉蓮華中供佛李陵潘閬快吟詩

擧雲盖問石霜萬户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開也霜云堂中事作麽生外方不敢論量已是天机

漏泄盖無語（劉晨阮肇悮入桃源）經半年方乃云無人接

得渠（腦後見腮）霜云道即大煞道秪道得八成（更有）

靈蹤在上方盖云和尚作麼（理長即就）霜云無人識得

渠是何面目天童拈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坐着即不）

堪貼體衣裳會須脫却（不掛寸絲赤骨立在）宗中辨的

紅心心（射紅心）裏量外轉機（退位位中仍退位）須仔細始得

祖師眼睛斗量不盡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俙（易分雪裏粉）

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所以重洗面）還到石霜

父子轉側處麼狹路相逢卒難回避燭曉玉人初破夢

有覺非為覺夜寒青女未登機無功已墮功

師云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置枯木堂故有座元烟斷脫去之話時齊已貫休泰布衲等以詩筆為佛事唯泰布衲悟心入祖師圖佛印垂誡云教門衰弱要人扶好慕禪宗莫學儒秖見悟心成佛道未聞行脚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爭表瞿曇是丈夫齊已貫休聲動地誰將排上

祖師圖張拙秀才偶與三僧道話曰三師中何
不選一人為長老意以石霜不善詩筆泰曰先
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
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如九峯雲盖大光覆船
湧泉等諸大宗師皆在叅學位中勝我輩者七
百餘人張拙愧服同上拜見霜問先輩何姓對
曰拙、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来拙有
省乃獻詩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

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
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礙
涅槃生死是空華裴相國一日訪霜因取笏而
問曰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麽
裴無對乃為留下永鎮山門潭州雲蓋第一代
志元禪師初參雲居問志元不柰何時如何雲
居云秖為功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纔到便
問志元不柰何時如何霜云非但闍黎老僧亦

不柰何蓋云和尚為什麽亦不柰何霜云老僧若柰何拈過你不柰何蓋乃拜入室正宗集石霜上堂僧問萬户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有本便作雲蓋問開即明不越户閑即宂不棲巢故石霜道堂中事作麽生不知者徃徃喚作倒問僧問報劬如何是第一義劬曰如何是第一義僧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劬曰汝適來請益什麽僧曰第一義劬曰汝喚倒問耶莫

道這僧石霜被此一問拈取下頷不來經半年
蓋下得一轉語云無人接得渠如有人遍身紅
爛卧在荆棘林中沒你近傍處湧泉四十年走
作永嘉一宿曹溪一念古今半年未曉石霜目
機銖兩道柢道得八成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前
百丈不落因果墮五百世野狐後百丈不昧因
果脫野狐身一字之功有如此者蓋問和尚又
如何還識十成處來霜云無人識得渠識且問

你不霜還識渠麽若也識得半面之交若也不
識全身獨露天童拈道穩家田地㤀隨功勲釋
迦老子道選擇衆善業涅槃最安樂萬松道長
安雖樂不是久居有位則必賞成功是故功成
而不處直須卸下天王甲拈却寶華冠宗中辨
的臣退位以朝君量外轉機子全身而合父永
嘉道決擇之次如犪輕氷得旨宗師尚道怎敢
喚他作臣怎敢喚他作君外紹王種姓内紹王

種名麁中之細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細中之細今年錐也無豈見錐頭利且道石霜父子轉側處與子全身合父是有交涉沒交涉要識主人愁病酒青女懶拈梭處麼天童終日拈提不道十成一句

舉睦州示衆云有蒲鞋覓一緉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鼻孔却在萬松手裏僧問如何是裂開撩撥巨靈神州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

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秖這箇更別有）僧云某甲不與麼（支觧了也不識痛痒）州云盞子落地楪子成八片（和尚不如胡釘鉸）僧云如何是揑聚（險忘了話頭）州斂手而坐（龜毛索子衲僧寃害）天童拈云睦州用處直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醉漢口沒量斗）撒在面前拋在腦後（三家村裏秖我大）不妨奇特（得恁麼眼皮薄）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夾山處索強）入理深談不啻百步（石霜處納敗）

師云睦州陳尊宿指教臨濟參黄蘗接得雲門嗣雪峰諸方皆推為尊宿製蒲屨養親又號陳蒲鞋佛果讃云辛辛辢辢喋喋啀啀穿臨濟為大樹推雲門墮險崖言如枯柴理不可階是之為陳蒲鞋陳操同宗親炙供養諸方避諱久忘其名萬松偶閱古録乃諱道明因出於此學者應知一日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諸方道把定真金失色放行瓦礫生光謂之有擒

有縱能殺能活洞上宗風斥為話作兩橛决針
斷線不見道恁麽相續也大難直須當存而正
泯在卷而亦舒鈎鎖連環謂之血脉不斷然後
雙遮雙照更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直得帝網
交羅重重無盡始是圓頓一乘於衲僧門下天
地懸殊更買草鞋行脚如常啼東請善財南參
尚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雪竇道偷得隣家豐
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阿呵呵地久天長爭奈

何僧問睦州如何是放一線道州云量才補職僧云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州云伏惟尚饗裂開便提起一落索捏聚便歛手而坐雖然收放自如大似被他使喚故天童道睦州用處不妨奇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萬松叅勝默師伯舉潭柘開山荅話道我是侯家児或云掛搭這僧在露柱裏者此話大行和尚以為如何勝默道高臺上坐拾下半箧靴尾来底扠(叉蟹切)與一

箇有甚難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不唯投機更與他出眼應時納祐血脉不斷所以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潭柘睦州門庭施設自是一家勝默雲門入理深談不啻百步不見夾山道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天童於石霜公案後舉睦州家風厥有旨哉

擧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来　撥出眼中沙添入黃

金屑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来金鎞傷手

處神水頻枯睛天童拈云世尊說如来禪臘月蘿蔔頭不免害

裏法眼說祖師禪不覺口乾舌縮會得甚奇特猶有這箇

在不會也相許展詩平人除你不怕

師云此段經文出金剛般若第五如理實見分天親科為求佛行施住相疑意謂不住相布施為因何以求成佛身相之果行無相因求有相果鑽氷取火果不稱因也佛斷疑曰果亦無相

稱無相因智起惑亡斷疑生信故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来昭明太子科此分經智冥無相法身故號如理實見仰山道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法眼道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釋迦道東法眼說西古来有拈古頌古徵古代古别古誰知法眼更添懲古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處行雖然法眼用得太過過猶不及鲜鷸相持俱

落漁人之手萬松昔住邢州淨土時門人寫萬松夢宅求萬松自讚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不費半星氣力向釋迦法眼分疆列界處方便講和一統天下豈非好事天童如來禪祖師禪更不敢妄生分別會得奇特即且置他既不會為甚也相許不見道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不得

舉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便好以脚擦却云入也

打不入也打（打云諠依来命）僧便入（著甚来由）祖便打（不曾放過）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倚官挾勢）祖靠却拄杖便休（大似欺軟怕硬）天童拈云跨門之機（左著右著轉閞走作）室中之意（社鼠城狐占窠把穩）具眼者分明辨取（你恰問著箇瞎漢）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清源謂石頭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雪竇道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岍

江西主馬祖神駒湖南主石頭祥麟岐分五派於今洋洋馬祖一日見僧来便畫一圓相溈仰下或畫圓相以境智接人馬祖借来作耀眼鏡大岳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大岳獨見戒岳便畫一圓相戒云是甚麽岳云胡餅戒云趂爐竈熟更搭一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曰這沒人情漢休去見好且道與溈山境智是同是別馬祖見這僧来便畫圓相云入也打不

入也打雙下两關使伊進退無門這僧見義勇
為當仁不讓蹈湯赴火慣戰作家祖便打當時
若是萬松接住拄杖猛與一推看他馬祖有何
方便却喫棒了供款道和尚打某甲不得賴有
此耳馬祖秉殺活機棄却拄杖便休急流勇退
興盡而歸雪竇拈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
得棄却拄杖擬議不来劈脊便棒佛果道秖為
棄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竇許多葛藤萬松道馬

祖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放過更好天童
道跨門之機室中之意且道那箇是跨門之機
外道手握活雀見問佛手中雀兒為死為活世
尊以足跨門限云你道我欲入欲出又有一外
道揷一莖草於地上云此是世界中心世尊乃
移草揷於傍云此是世界中心馬祖道入也打
不入也打此語占田地寬及至見僧入圓相中
作主宰却拄杖便休犬銜赦書諸侯避路雪竇

道二俱不了秪見跨門之機不見室中之意是以天童道具眼底辨取還見麼糞掃堆中清淨土干戈叢裏太平基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靈利底人未舉先知汝當自荅德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自病不解治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不索問他人德云垢膩汗衫皂角洗未出常情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恰問著呆漢德云古墓毒蛇頭戴角頻頻則亂天童拈云

一句子把定要關（未免私通車馬）一句子不存軌則（揮開十字關）一句子體用雙照（當言不避截舌）若人會得許你靈利（錢箇天童）似還端的麼（却又疑著）枯龜妙在孫賓手（雖是死蛇）一灼爻分十字文（解弄也活）

師云襄州石門慧徹機緣天童作廣德今辨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如何是靈利底人豈知世智辯聰返成為難靈利不如癡然祖師門下以無師自然智叅識心見性禪不同守黙之癡禪逈

巽尋文之狂慧華塔端和尚道活鱍鱍地非常靈利維摩居士自念寢疾於床令文殊師利與諸大衆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諸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廣德將此意荅他似有說話分再問再荅早難摸揉也第三全用衲僧巴鼻所以天童遊次點出道若人會得許你靈利恁麼則萬松道其甲謹退還瑞的麼萬松道和尚在上不錯孫賓者善天文遁甲鑽龜

之法爆則成兆十字文開不消一灼天童嘗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今日為甚麽七十二鑽無遺筴若知禍福皆由我始信隂陽不順情

舉雪峰問僧什麽處去（如和尚去我也恁麽去）僧云普請去（不可別道）峰云去（諾得法旨）天童拈云莫動著（和尚手碎）動著三十棒（巡人犯夜）雲門云隨語識人（從苗辨地）又是為蛇畫足（更添爪距）

師云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慈和善巧退已讓人

萬世典刑令人畏仰如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秖奉箇老僧住持事繁禮拜巖頭云今日始是鰲山成道推讚諸方令法久住雪巘先師事勝默師伯跪受呵斥或問其故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諍訟招譏獅子身中蟲自食肉也萬松仰效萬一不可得也雪峯一日問僧甚麼處去云普請去問處莽鹵荅處顢頇打作一團已見破綻雪峰道去忙拈補綴針

線轉見縫鏬披離天童拈云莫動著惠安顗和尚聞有註趙州十二時謌者乃曰趙州十二時謌如一堆臭屎豈可更用棘枝挑剔天童道動著三十棒萬松道和尚上梁不正怪他下柱參差閻羅王不吞銕丸諸鬼不伏這三十棒和尚先喫始得雲門道因語識人也秖是依俙彷彿天童道為蛇畫足灰骨裏認得雲門忽有人問萬松和尚還識天童麼向道你這一隊攢簇萬

松園箇什麽
舉漸源因寶蓋来相看仁義道中源乃捲簾入方丈坐賊来須打客来須待蓋下却簾更好灰圖三道歸客位各把疆界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相見了也纔語了蓋便打一掌莫是猶隔津在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甲帶累堂頭何啻隔津蓋云秖為有和尚在所以打你兩回放過好還兩掌者廻舉似源直打圡三門外始得源云猶隔津在相見了也天童拈云酌然猶

隔津在相見了也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分貝曰貧
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同田曰富暗
裏抽橫骨相見了也明中坐舌頭猶隔津在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始為道吾典座或云
侍者一日忝隨檀越家弔喪源拊棺問吾曰生
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什麼
不道吾曰不道不道迴至中路源曰和尚快與
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

即不道源便打吾數拳吾歸院謂源曰汝宜發去恐知事知不便源遂去寄村院中三年一日聞童子誦法華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有歡喜處欲迴道吾聞吾已化遂見石霜舉前話請益其旨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什麼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乃言下有省乃禮石霜懺悔石霜證之同嗣道吾潭州寶蓋約禪師嗣石霜漸源姪也一日參覲漸

源法叔源見來捲簾而坐待之老龐頌曰有人
嬾龐老龐老不嬾他開門待知識知識不来過
盖下却簾何不道草賊大敗是他便歸客位若
是萬松作漸源却到客位拽下簾子便歸方丈
不見萬歲和尚與保壽是同叅歲一日去見壽
壽坐不起歲展坐具壽下禪床歲便坐却禪床
壽便歸方丈閉却門歲坐不起主事云和尚閉
却門請庫下喫茶歲便歸院壽明日却去復禮

巖還坐不起壽展坐具巖亦下禪床壽乃坐却禪床巖遂歸方丈閉却門壽於侍者寮取灰圍方丈門三道便歸巖聞門見云我不與麽他却與麽且道是相見了也是猶隔津在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黄口衲子隨言定旨逐句分宗見漸源道猶隔津在道又不曾展坐具叙寒温可知是猶隔津在萬松却道是相見了也又作麽生莫是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

底時節麽恁麽則寶蓋何用親來拽下簾歸客位寶蓋等侍者纔傳示了便打一掌萬松道上覆和尚謝傳法誨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其甲再犯不容可惜放過蓋云秪為有堂頭和尚在所以打你龍鬬魚傷未為分外者迴舉似源猶自説兵機源云猶隔津在三寸得恁麽密大小大天童秪解順水推船道酧然猶隔津在萬松四處別語道相見了也與漸源天童覷體相

遠是以天童道各各彼彼自是一家翻覆看來正與三大宗師同死同生連枝共命還見天童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麽麽侍者攔腮徹骨痛師擘眼云莫道猶隔津在

舉保福問長慶耳朶不離腮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有這箇在所以不識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秖為面熟所以不識據二老總未勦絕在三箇也有作麽生得勦絕去劈口便摑慶良久喚作良久即不可福云情

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陰山背後永不托生慶云汝又作麼生打人還似契拳時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鬼市裹賣擂氣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錯下名言不但今日為什麼保福不肯長慶長慶還肯保福麼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若信蒯通言寧落婦人手

師云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一日雪峯忽召曰還會麼福欲近前峯以杖柱之福當下冥契作拜而退又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稜深許之

所以道叅師不如叅友叅友不如叅板頭聖僧盖師即難見友則易逢叅師擇友意在斯焉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幼禀淳澹初叅雪峰峰以默然示之慶禮拜了退峰微笑而慶懷疑遂晝夜不睡歲久坐破七箇蒲團亦無入作一日堂前捲簾忽然大悟即作頌呈雪峰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来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驀口打峯可之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

在恐是意識著述須更勘過始得至次日衆上堂問訊峰謂慶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證悟對衆舉来慶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謂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也慶與保福同叅同證機縁甚多一日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盤山上堂曰夫心月孤圓光含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

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
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保福見洞山
別語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點檢將來二俱不
了道據二老宿總未勦絕在作麼生得勦絕去
一箇壞世間相一箇椿立前塵要長慶判斷道
作麼生得勦絕去慶幼稟淳澹初見雪峰峰又
默然示之常時默坐蹷七蒲團以淨名杜口答

之錯會者認為良久寶峰照云芙蓉先師肉猶
暖在空刼大事化為鬼窟保福識後故云情知
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僧問新羅陌巖禪師如何
是禪巖云古塚不為家古塚為家豈非鬼窟活
計非但良久默然鹽官道思而知慮而解是鬼
家活計長慶道我且是鬼窟裏作活計汝又作
麼生保福道兩手扶犁水過膝天童頌道及時
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拖犁拽耙入泥入

水屈為今時也通理大師梵行直釋屢舉此話理極深玄不通註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俱亡盤山也未亡洞山也人境俱奪長慶也天童秖知保福不肯長慶争奈萬松不肯保福智覺壽禪師唯心訣或鬪奇特而但故出身俄沉識海或著淨潔而唯求寂默返墮陰城忽有人道保福長慶豈有此事萬松道舉一明三者不妨剑利恁麼則盤山洞山豈有總未勦絶

長慶豈作鬼窟活計萬松豈有不肯保福太平
本是将軍亂不得将軍不太平
擧乾峰示衆云（别處人事）法身有三種病（怨他河曲親）
二種光（弄鬼眼睛）須是一一透得（過也）更有照用同
時（和声便打）向上一竅在（脚跟下薦取）雲門出云庵内
人為什麽不知庵外事（早是隔窓相眼）峯呵呵大笑
（黠兒落節遺他毒手）門云猶是學人疑處（題破𥨊門）峯云子
是甚麽心行（學人罪過）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事發）

(首身)峯云直須恁麼始得穩坐地(切忌生根)門云喏
喏(未敢相保)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正要人扶策)用
著光不透脫(切忌詐明頭)直饒縱橫十字(莫亂走)圓
轉一機(有勞神用)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休得也)還
得穩坐地麼(誰家牀榻)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浮生空自忙)
師云乾峯曹山踈山皆洞山之子雲門皆有機
緣唯乾峯數則話行乾峯一日示衆云擧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曰昨日有人從天台来却往徑山去峯曰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馬祖當時上堂要展大機大用不意百丈捲却拜席馬祖便呑聲飲氣乾峰舉法身三種病二種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大鋪陣勢被雲門羽扇綸巾折衝於樽爼之上後来雲門示衆却用乾峰陣勢既無敵手由他疋馬縱横雲門示衆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

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
相似亦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
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
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将来有甚麼
氣息亦是病乾峰示衆畢雲門出衆來便合問
如何是三種病二種光照用同時向上一竅恁
麼則雲門纔是初機請益底人是他得官不念
閑文字却論併根桑棗樹濶角水黃牛誰共你

之手者也乾峰覺知這裏使不著不免陪笑賣
楂梨蓋覆將來雲門放憨道猶是學人疑處乾
峰恕已道子是甚麼心行彼此敗露道也要和
尚相委悉多虛不如少實道恁麼始得穩坐地
乾峰汝頴之士利如錐雲門幽冀之士鈍如鎚
以錐刺鎚以鎚挫錐亦當權矣雪竇賞道若明得
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萬松道秖取你口
辦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開

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似這般有甚用處直饒你縱横十字圓轉一機也是我尋常用底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若非天童幾乎忘却還得穩坐地麼炕猶未煖官事當行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天童善能用之爭柰弄巧成拙

舉溈山問仰山休外作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

面作何所務（白日休閑過青春不再來）仰云某甲鋤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深談實相善說要法）潙云子今夏不虛過（心耶不覺口喝）仰云和尚今夏作甚麼（下不論上）潙云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佛事門中有勞神用）仰云和尚今夏亦不虛過（當官不讓父）仰山道了乃吐舌（見過）（於師氷寒於水）潙云寂子何得自傷己命（證父攘羊家醜外揚）

天童拈云少當努力（有鋤有钁且揞且斲）老合歇心（管帶）（神情救死不暇）這一夏總不虛過（爭奈時人不自知）為什麼

仰山道了吐舌（冒法而險 為而不知）若點檢得出（清官不謾 易斷易筭）禍不入慎家之門（守法而安 知而不為）

師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萬松常愛潙仰家風父子投機水乳和合潙山一日餧鵶生飯次迴頭見仰山乃云今日為伊上堂一上仰云某甲随例得聞潙曰聞底事作麼生仰曰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潙云你争柰聲色何仰曰和尚適来道什麼潙云我秖道為伊上堂一上仰

曰為什麽喚作聲色溈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仰曰大事因緣作麽生驗溈山竪起拳仰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来問什麽仰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為甚麽喚作指東畫西仰曰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並未曉了此事仰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仰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麽始得仰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

作麽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仰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説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犴之屬以至溈山寢興試令原夢仰山度水香嚴過茶二子智慧神通過於目連鶖子溈山問仰山久不上来當何所務三日不相見莫将故眼看仰嶠以鋤畬下種對之溈山賞其功行楊無為問芙蓉楷數年不見叅禪来辯道来蓉云不打這鼓笛楊云恁麽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云

相別未久善能高鑑溈仰當行買賣已是成交欲令牙保分明須要合同文契咨和尚日用如何溈山以中食夜寢對之仰山道亦不空過鋤畬下種道不空過即得中食夜寢道不空過即難仰山覺斧鑿太深迴首吐舌懲悔此處無金二两俗人沽酒三升溈山道寂子何得自傷已命靈龜曳尾拂跡成痕吐墨海魚欲隱彌露天童拈云少當努力老合歡心為復是佛法商量

為復是世諦流布若點檢得出一夏總不虛過
師吐舌云口是禍門
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帶累平人）無佛處急走過（恐無利益）天童拈云沉空滯跡（墮坑落塹）犯手傷鋒（撞頭磕額）俱未是衲僧去就（一坑埋却）直須莫入人行市（法戰不勝）坐他床榻（著甚來由）正不立玄（恐成贓濫）偏不附物（怕惹官防）方能把住放行（這邊那邊）有自由分（無可不可）

師云無盡燈録僧辭趙州州問甚麽處去僧云學人擬向南方學佛法去天童不敘来原這僧擬往南方學佛法去責情棒早合喫三十所以趙州竪起拂子道有佛處不得住又恐怕掉這僧在無事界裏打淨潔毬子所以又道無佛處急走過天童拈到這恰好處便休本録更有語在三千里外逢人莫得錯舉萬松道未發足以前早已蹉過僧云恁麽則不去也萬松道是何

心行何不早恁麼道趙州道去也由你不去也由你得恁麼自由性所以趙州道摘楊花摘楊花諸方晚進多以折柳送行人古樂府意彷彿趙州忽若院主問趙州曾到底喫茶去不曾到底為甚也喫茶去趙州呼院主主應喏州云喫茶去又作麼生彷彿趙州意天童拈趙州意先識病證次設治方然後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所以道沉空滯迹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這

僧擬往南方學佛法趙州先診出兩般病然後對證設藥直須不入人行市不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所以趙州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雖治其沉空滯迹立玄附物之病而不除把定放行隨流得妙游戲神通自在之法還會麽為甚如此病多諳藥性經効敢傳方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蝦蟆叫）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問取蝦蟆）濟云賓主歷然（咄）天童拈云

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天童萬松豈可無分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咄云即今亦不遲直饒大驃神通也秖得同聲相應豈止在臨濟手裏

師云風穴叅雪峰嘗問此話峰叙與巖頭欽山進途而值臨濟已逝不及叅見則曰汝欲會當問取他子孫可耳穴後見南院顒舉雪峰之意院曰雪峰古佛也承天宗道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我即不然當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

鎮鎚萬松咄云百雜碎臨濟一日問洛浦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那箇親浦云總不親濟云作麼生得親浦便喝濟便打盖臨濟宗風當陽獨露全機大用不貴言說當時若問萬松兩堂首座齊喝還有賔主也無咄云賔主歷然臨濟有語無喝天童有喝無語如今殺人刀活人劒在萬松手裏忽有人問那箇是賔那箇是主咄云具眼底辨取

舉洞山問隱山（此迴蹉過他後難逢）如何是主中主（這話）隱云長年不出户（出也）洞云如何是主中賓（特来）（叅見和尚）隱云青山覆白雲（去離不得）洞云賓主相去幾何（一有多種）隱云長江水上波（二無兩般）洞云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兩口同一舌）隱云清風拂白月（不動）（唇皮善舉揚）天童拈云主也雲藏頂相（仰望不及）賓也雪鬢眉稜（父步兒子老舉世所不信）相去也門司有限（王入）（深宮臣歸私室）言說也玉振金聲（他日如何舉似人）我此四

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因脩者易創立者難）叢林具眼者試請辨看（有名不在鐫頑石）

師云潭州龍山禪師叅馬祖得道隱潭州龍山無人知者山行迷路或到之一僧至隱問自何而來僧曰某老宿處來隱曰老宿有何言句僧曰他云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隱曰恁麽則蠅子放卵也僧作拜隱打之洞山悟本與容師伯到山前見流水中有菜葉撥草行六

七里忽見隱在庵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輩何
何處来洞曰無路且置和尚自何而入隱曰我
不曾雲水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也隱曰春
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隱曰不知洞
曰何謂不知隱曰我不從人天来洞山良久方
問此話隱山荅畢又問和尚見箇甚麽道理便
住此山隱曰我見兩箇泥牛闘入海直到如今
無消息隱因有頌示之曰三間茅屋從来住一

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来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隱自是焚庵遁入深山幽寂之處不知所在猶自號隱山焉無盡燈主中主作賔中主為對下句主中賔然失洞上四賔主血脉僧問洞山如何是主中主山云闍黎自道取僧曰某道得底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曰與麽道則易相續也大難故天童作主中主與荅辭長年不出户不失血脉洞問如何是主中賔隱云青

山覆白雲洞山嘗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
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洞云賓主相去幾何
待相去即向你道隱云長江水上波正與法界
觀中海波喻合或問恁麽則禪不出教意向道
教還出得禪意麽或曰禪教相去幾何恰道長
江水上波何得忘却洞問賓主相見萬松道還
有眼麽有何言説還有口麽隱云清風拂白月
且道是何章句賓向主説則清風拂白月主向

賔言則白月照清風此猶是主中賔賔中主邊事若是主中主賔中賔了沒交涉天童拈道主也雲藏頂相且道與前青山覆白雲還相濫不前句先山後雲若作青山起白雲意更穩順今言覆者好雲無事不離山也天童雲藏頂相不必是山按子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既是無見頂相明主邊事更用雲攢明主中主也洞山道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

不老雪鬔眉稜主中賔也天童道絲綸降號令分寰中天子塞外将軍中外君臣各安其分門司有限也或謂玉振金聲梵音深妙也你且道清風拂白月有多少音響竹林海巨川頌風鈴云銅唇鐵舌太尖新楼角懸来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説與箇中人且道他道甚来善學栁下惠終不師其迹天童四句與隠山何別更聽風鈴子細分辯

舉雲門云龍王善降佛法大煞有擔取来填枯井秖是舌頭短争柰口門寬復自云長也非但上至梵天遍覆利塵世界天童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天使其人不自由要且車不横推理無曲斷明應暗察審録難瞞

師舉烏石靈觀禪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秃却我舌覺範道佛法大有秖是牙痛雲門首身免掛後人唇齒早有天童放伊不過秖見螳蜋之前攫不覺彈丸之後隨雲

門舌長天童點檢了也更有一箇且待別時

舉溈山與仰山摘茶次大衆普請宜先到溈云終日秖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樹焉能鬲得伊仰便撼茶樹覿面相呈不較多溈云子秖得其用秖道得一半仰云未審和尚如何非但聞聲亦見其形溈良久到退三千仰云和尚秖得其體六月債負熱厮還溈云放子三十棒早来三十替和尚喫天童拈云溈山仰山父父子子夜半潑墨日午點燈叢木盡道各得一橛誰信道這橛是那橛那橛是這橛

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莫逆之友休分彼此）師舉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潙山便是扶籬摸壁萬松道酒不醉君子棒不打好人瑯琊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萬松道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瑯琊又云若不是潙山洎合打破蔡州萬松道倒得田單七十城玄覺謂三十棒云且道過在什麼處萬松道再犯不容和聲便打佛鑑云張公乍與李公友

待罰李公一盃酒倒被李公罰一盞好手手中
無好手萬松道某甲喫米不似和尚喫塩多為
仰父子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一人得用令
不孤行一人得體道無不在仰山克己復禮卑
不動尊溈山正令當行殺人見血念法華瑯瑯
覺羨溈山父子舉臨濟家風佛鑑服手揩丫難
逢快便不是天童拈出沉埋洞上宗風最好是
父父子子不同君君臣臣三綱五常世諦流布

仰山得用溈山得體諸方皆為各得一橛而不劈開兩破冨那夜奢問馬鳴曰鋸義者何鳴曰與師平出鳴問木義者何奢曰汝被我觧還會

天童云天水月麼究細金針纔露臯苦長玉線

妙投關

擧楞嚴會上世尊告衆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為子（換了屋梁）脩山主云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為賊（君為絕後計）天童拈云如今推

也是子是賊即在人心反覆間買帽相頭莫使直中直食魚去骨須防人不人

師舉楞嚴經云阿難言如来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唐唯愨法師科此經名八

處徵心一神湯內瀉二靈膏逐熁三針治內障四火角逐搜五神呪鞭治六金刀圻腦七針骸補助此科第八名膏盲出鬼天童畧舉云若能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為子衲僧門下謂之認奴作郎昔陶淵明藍輿一子與僕昇之指僕諭子曰此亦人子也善待之長者之言也世諺有云寧憐有力之奴不愛無力之子與前淵明之言暗合吾宗即妄即真黙化之旨安國瑫云得之

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脩山主道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為賊白玉碾作象牙梳黃金打作鍮石筋弄巧成拙有如此者天台智者道有人幼離鄉年長血氣方剛聞父在鄉中為惡少年所欺含恨還鄉圖雪父恥路人相伴將至父舍忽逢其讐同伴戲之指為其父歸人拜跪嗚抱感泣同伴笑曰實汝父仇歸人欲打手不能舉及至見父亦不

感泣此諭無作四諦苦即是滅集即是道無滅道可脩無苦集可斷上生經道不脩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近歲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什麽不脩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脩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山曰禪心已定不須更脩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竹林海巨川川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唯此為快耳楞嚴

認賊為子山主認子為賊不是則業識茫茫是則神通妙用智覺禪師唯心訣云癡愛成解脫真源貪瞋運菩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天童道如今推也是子是賊一般麵草由人做造相頭買帽比脚裁靴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用恰好喫飯防噎食魚去骨常作賊心莫拈他物 泰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自從胡亂後盐醋更豐饒

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社歌醉舞帯累平人天童
拈云冨嬿千口少得之本有窮恨一身多失之本無
師云無盡燈作總似今夜有望絕望圓通善國
師見玄悟玉香山奚言涉嘲謔責曰總似汝輩
佛法豈到今日有以見先德憂念叢林之切矣
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今長慶保福列
剎相望鐘梵交鳴長慶一千五百人保福七百
餘人大弘雪峰之道儀刑禪苑清規祖述少林

老胡有望也洪州武寧慧安禪師與圓通秀鐵壁同叅天衣懷為法屬性皆剛直安苦硬恬潔非秀公若也安居武寧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而圓通應詔住法雲其威光烜然可以引致法友而畀青雲或時以書致安安未嘗拆而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辦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

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汝輩猶能見之今保福七百餘人武寗所謂吾宗自此益微矣故云老胡絕望也此猶是門庭施設邊事若也入理深談天童道窮恨一身多武寗單丁猶為分外不見道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謌且道那箇底是碧岫峰頭思大口紅塵堆裏誌公心

舉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世還出真身也無霜
云不出世還入世也無僧曰爭柰真身何是出是入霜
云琉璃瓶子口是世是身天童拈云通身及盡綿綿
不滲緜徹底無功了了擔荷忘撒手與來雲尚無心能出岫
隨處得用賣盡風流不著錢還識石霜老漢麼左右覓更
當堂無影迹窮便窮如范丹遍界不曾藏富便富如石崇
師云將為石霜秖會枯木死株內紹外紹今日
負急臨危便道琉璃瓶子口洞山道此是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語於斯見矣這僧知而故問道
真身還出世也無石霜一往泛然而答道不出
世今諸方教乘師德推讓禪老為出世間人將
謂高超三界首出萬靈也昔王山法祖侍磁州
大明勠力十年躬為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叅學
一旦抽单罔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
諸方来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叅學何似明曰
道有叅學栽他　頭角道無叅學減他威光一衆

方疑或蒙印許其後久隱西山太原府府運兩衙請往王山創建禪席皆號開堂出世也萬松謂此菲出世間真入世間也這僧問真身還出世也無此問真身無相還能出現說法利生也無此菲問出塵世正問入鄽垂手時節也石霜常舉君臣父子至尊嚴烈深處禁宮故云不出世也這僧也奇怪便拏麁搭細拈他空去声處道爭柰真身何一則赤諱白諱二則私竊欺公兩

陣夾攻决無活路不意石霜門欲闔一撥便開船欲沉一篙便轉奉箇琉璃瓶子口便那裏得来所以天童道撒手興来隨處得用為什麽適来却道不出世不見天童道當堂無影迹既無影迹為什麽道隨處得用不見天童道遍界不曾藏諸仁者為什麽難會此猶是喻且道如何是法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為甚無風浪起峰云

瞪目不見底（許你眼明）僧云飲者如何（甘露洋銅有利有害）峰云不從口入（王液華池納百川）僧舉似趙州（出一人口入萬民耳）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盡從這裏流出）僧却問州古澗寒泉時如何（閩山遠太行山）捿州云苦（裂舌不堪）僧云飲者如何（着甚來由）州云死（一坑埋却）雪峰聞云趙州古佛（善其甘口鼠食人不害疼）從此不荅話（隂蛆内胃）天童拈云扶竪宗乘須還大匠（久嚮天童）雪峰辦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為人如為巳）趙州用一

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黨理不黨親）不妨奇怪（萬松）慣見似尋常如今衆中隨言定旨（痴人面前不得說夢）亂作貶剝（舌頭殺人）壓深屈古人（死無對証）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易開終始口）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難保歲寒心）

師云南院禮雪峰為古佛雪峰禮趙州為古佛當時雪峰法道大行睦州讓雲門以嗣之玄沙為法眼之祖兩派之源出於門下趙州當燕趙

亂羅之際口如吹火流俗薄之及乎道力攝二王講和携手見師禪床不下時人方云口似含珠隱山所謂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雪峰以其南泉之子長沙之兄以白眉尊宿待之一日趙州問僧自何處來僧曰雪峰來州曰雪峰有何言句示人僧曰和尚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屙州云闍黎若迴寄箇鍬子去僧問雪峰古澗寒

泉時如何動若雲行靜如止水正是湛不流處死水裏活計這僧工夫到此拈来呈似雪峰若是萬松門下秪道乾曝曝地一滴也無這僧問以蹄涔雪峰荅以巨海道瞪目不見底何曾辜負他這僧忻然披襟當之道飲者如何你叅透古㵎寒泉秪汝便是浮幢刹海通身是水誰吐誰吞雪峰荅箇不從口入大煞手親眼辨若論順水推船雪峰門下即得其或逆風把柂趙州

門下不然這僧疑根不斷再買草鞋不遠數千里復舉前話問趙州至不從口入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也便用衲僧巴鼻復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云苦這僧便合禮謝而退不顧危亡蹈步向前更問飲者如何州云死沒人情漢一向盡法不管無民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趙州與睦州出語毒如德山臨濟痛

棒雪峰後聞此語遥禮云趙州古佛峰從此不荅話此語疑殺天下人你道已前還曾荅話麽後来何曾持不語戒天童拈道扶竪宗乘須還大匠大慧杲宗門武庫首篇云王荆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絶無人何耶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公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荆公意不甚解乃

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後舉似無盡無盡撫几賞曰達人之論也遂援筆以紀之故王荊公嘗云三代以前聖賢多生吾儒中三代以降聖賢多生吾佛中近代老青州潭柘開山性和尚韓相國昉施學士宜生曰二老若非事佛出家皆王霸之器是知顏孟之時佛法未至倘能事佛必馬鳴龍樹之儔也故雪峰辨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怪甚逢敵手琴遇知音如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貶剥深屈古人矮子看戲隨人上下然則相席打令似有知音便道趙州逢賤即貴雪峰遇剛即柔若存得失勝負成何宗旨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這僧一問二老各出一隻手提起示人與萬世為龜為鑑豈同叅鐵騎禪者爭鋒競銳還會天童出身句麼臨危知已少閑話赤心

多

舉國師三喚侍者老不歇心侍者三應少不努力國師云将為吾辜負汝落花有意隨流水誰知汝辜負吾流水無心送落花天童拈云仁義道中不得不呼師資分上不得不應再呼能再應獨掌不浪鳴論實不論虛我喚君須應且道有辜負無辜負行說好話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劈破面皮

師云僧舉前話問玄沙意旨如何沙云却是侍

者會萬松道不得動著玄覺徵問僧那裏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萬松道埰根衲子有甚麼限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萬松道且歸林下去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萬松道明眼人難瞞玄沙擧處以已方人渾淪無孔鐵鎚穿鑿千窓百孔若是萬松見侍者三喚三應秖向道輔弼宗師不廢光彩許大忠國師着

甚死急道將爲吾辜負汝侍者當時見道誰知
汝辜負吾好道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可惜放過
被玄沙賊誣道却是侍者會以至玄覺問僧道
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特舍漢胡張三黑李四與
汝同參所以玄覺道汝少會在玄覺到此便合
休去又道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所謂
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據實論之若道這僧會
國師道誰知汝辜負吾若道這僧不會爭解恁

麽應所以趙州道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一鎚兩當須是這老漢始得天童拈處一向裁長補短就下平高頗怪國師妄加穿鑿道皓玉無瑕雕文喪德大小大天童呆漢作保忽有人問萬松又作麽生向道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可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掩耳偷鈴漢山云有可知禮也僧云是甚麽句是非到處山云一片孤雲不露醜無眼人見天童拈云通身迴互不

觸尊嚴（識法者恐）退位傍提要當宛轉（誰敢當頭）還見韶山相爲處麽（見孫得力）盡力推爺向裏頭（室内不知）

師云雒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當時遵布衲機辯冠衆與山往復詞多不録佛果云遵布衲如虎帶角凛凛威風爭奈韶山解據虎頭收虎尾直得步步登高聲聲相應還知二老落處麽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諸方競傳韶山降遵布衲挫白頭因而不知深得洞上深

細血脉一日僧問如何是本来面目山云執鏡臺前不露顏天童不辜負他對衆拈出一日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永嘉道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言之興也是非所以成其實是非不到處言思路絶分別意窮天童却道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錐若是無舌人解語借路能来洞山道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道箇一片孤雲不露

醜又何妨洞山所謂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
清霄任君吹唱恁麼看来韶山道有又何妨但
能句不落言思曲不犯宮商雲不露醜拙言滿
天下無口過也所以天童道通身迴互不觸尊
嚴與不犯宮商不較多也退位傍提要當宛轉
此是善財於別峰叅見德雲迴互正位底時節
也還會盡力推爺向裏頭麼僧問九峰虔侍者
如何是外紹峰云不借別人家裏事僧云如何

是內紹峰云推爺向裏頭天童更加盡力兩字喚作全身擔荷徹底承當忽遇趙州十八上破家散宅又作麼生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劍鬼擘口濟云禍事禍事滅門殆戶僧禮拜強鬼出現濟便打急急如律令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劍賴是巴陵陵云珊瑚枝枝撐着月寧可截舌天童拈云殺人刀一毛不度西天令嚴活人劍一毫不傷恕卿無罪有意氣時添意氣刑過

無小不風流處也風流有過無大

師云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道我於先師處三頓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故家風號全提真吼這僧是箇亡命沒興漢引頸受刃道如何是吹毛劍此謂之索劍喫臨濟道禍事禍事如拔劍一揮且貸汝殘生這僧不看陣勢尚敢禮拜殺人可恕情理難容濟便打盡令而行箚箒也須三段前車已覆後車改轍業重衲僧尚問巴陵

如何是吹毛劒賴是巴陵有收有放能縱能奪
陵諱顥鑑始見雲門門舉雪峰曰開却門達磨
来也汝意作麽生陵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脩
羅王惡發打須彌山一摑踍跳上梵天報帝釋
你為甚麽却向日本國裏藏身陵曰莫與麽心
行好門曰汝道築著鼻孔又作麽生陵後住岳
州巴陵新開寺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
鷄寒上樹鴨寒入水問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

椀裏盛雪這僧問如何是吹毛劒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陵告衆曰吾荅此三轉語已報雲門恩了也自此不作忌齋十洲記南海底盤石上生珊瑚樹有枝無皮如玉紅潤感月而生故枝頭皆有月暈巴陵以此語荅吹毛劒豈可以識情卜度真雲門子睦州孫故天童道殺人刀一毛不度活人劒一毫不傷衲僧七事隨身遠圓鑑令青華嚴頌此在十六題夾山會下一僧到

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與麼
則珍重又到巖頭如前巖乃嘘兩聲僧曰與麼
則珎重纔回步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
舉似夾山山明日上堂乃喚石霜巖頭歸這僧
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
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
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且有殺人刀
亦有活人劒且殺人刀一毛不度吹毛度刄尚

為兩段斲鍾利劒誰敢當鋒活人劒一毫不傷
天下人恩歸有地意氣不從天地得風流豈是
刻雕成不見道傷鱉恕龜殺活在我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説話（方無説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有説話分快説快説）山云
非佛（借得口來）法眼云方便呼為佛（大似壓良為賤）天童
拈云二老宿相去多少（料掉沒交涉）直是刀刀相
似（毫氂有差）柰何魚魯參差（天地懸隔）到這裏轉劫外

機洞山宗旨放風前箭法眼家風橫身擔荷法眼麁心撒手
承當洞山細意具這般眼目始得洞山左眼半斤法眼古眼八兩
還辯得麼变蹌劈臉改頭換面易分雪裏粉一有多種難辯
墨中煤二無兩般
師云洞山垂語要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
萬松道體得佛向上人方無說話分洞山已過
犯彌天萬松更彌天過犯更有箇不識好惡底
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此喚作望空啟告洞山

道非佛此喚作傳言送語戒且問你佛向上人還解問荅麽張無盡舉傅大士頌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皓布裩曰此即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曰昨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撑底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雲居膺初見洞山山問闍黎名什麽居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居曰向

上則不名道膺山云與吾在雲巖時祇對一般這箇喚作識尊早分貴賤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大似奴郎不辯賓主不分所以天童道二老宿相去多少直是刀刁相似柰何魚魯參差我且問你洞山道非佛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如何是刀刁魚魯處洞山轉劫外機法眼放風前箭一箇是全提那畔一箇是曲為今時洞山是撒手承當法眼是橫身擔荷具這般眼目始得水中

擇乳還辯得麼須是鵞王易分雪裏粉幸遇洞
山難辯墨中煤皆因法眼鏡清道毗盧有師法
身有主雲門嘗云矢上加尖法眼道形興未質
名起未名諸方皆謂如水作波波即是水雪粉
各異墨煤性同不是天童分踈不下忽若圭峯
道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又
作麼生也不如石頭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
山僧都不會

舉脩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少一物成世界不凡夫不知當局者迷具足聖人法眼中添屑聖人不會身賢不覺賢聖人若會即同凡夫但有纖毫即是塵凡夫若知即是聖人一念迴光便同本得天童拈云收得安南及盡凡情又憂塞北猶存聖解到這裏十成底事半是私房半是賊贓一時颺却公私得濟始得穩坐地更須赶起還端的麼更須子細一等平懷兩既不成泯然自盡一何有尔

師云撫州龍濟山主紹脩禪師始與法眼輩同

叅地藏謂巳巳臻其極曁辭至建陽途中談法次眼忽問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脩曰不撥眼曰說甚撥不撥脩懵然却回地藏地藏曰子去未久却回何為脩曰有事未决豈憚跋涉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脩不諭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撥萬象不撥萬象脩曰不撥藏曰兩箇也脩駭然沉思乃曰未審古人撥不

撥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脩方省悟即辭追見
法眼眼語意與地藏如一眼既住崇壽脩隨衆
淘汰言句放曠游處後唐永和初十數禪人堅
請令住龍濟山之寶峰巖脩雖不務聚徒而徒
自至提訓之暇作諸章句盛行於世一日上堂
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凡夫背覺合塵迷已
逐物法眼道徹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
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塵生浪死不自覺

知脩公打草驚蛇貴要廻光返照忽然自肯直下承當本自圓成不勞脩證眼不見眼心不知心於無了知不辯真實智證雙亡打成一片故曰聖人不會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曰聖人若會即同凡夫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故曰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宋孝宗皇帝注圓覺經賜徑山慈辯禪師寶印作序序中有曰裴相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

持圓覺者如来也印乃倒其説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甞圓覺者如来也萬松道正合脩山主意本録中更有語天童畧之録云此兩語一理二義萬松道一句是凡一句是聖不知不會是一有迷有悟是二所以天童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不見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蔵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更須将十成底事對衆颺却秖如適来道

真空為緣處即同凡夫三祖信心銘道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天童以一種為一等更佳但畧前兩句即前一理二義故不重出萬松撮来完成四句使三祖與脩山相見天童與萬松同參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

擧石梯問侍者什麽處去（不覆堂頭便屬偷暇）者云上堂齋去（不可別道）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何須

更問者云除此之外別道什麼文不加點梯云我秪問汝本分事早是分外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幾不問過梯云不謬為吾侍者和尚大善知識天童拈云放過即不可和尚照顧禪床如今直與扭得鼻孔痛便好下手打得骨頭出始得暫借和尚拄杖免見瞎驢趂大隊牽來拽磨所以道平地上死人無數此病最難醫透得荊棘林是好手劈口掌云透也有甚難且道適来這僧透得也未更要第二摑多虛不

如少實 逆水撐舟不離舊處

師云石梯法嗣鄂州茱萸師資皆亡其名茱萸嗣南泉梯泉孫也一日侍者請梯入浴梯曰既不洗塵亦不洗垢浴作什麽者云和尚先去其将皂角後来梯乃笑佛鑑拈云石梯年老侍者年少雖然老少不同其柰頭腦相似天童拈這公案便覺佛鑑能判而不能斷一日石梯問侍者什麽處 分宗師常以本分事為人侍者却

道我上堂齋去若總恁麼胡張三黑李四也合
罷叅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梯云我豈不知
汝上堂齋去水浸麻繩一股股緊者云除此之
外道什麼火燒竹筒一節節熱這老漢著甚死
急我問汝本分事且道是侍者不本分石梯不
本分洞山聦甞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
有柴何故更將上去聦便放下柴於地云會麼
僧云不會聦云我要燒侍者也甚奇恠道若問

本分事其甲實是上堂齋去佛事人情一時周
足石梯無奈之何滿口許他道不謬為吾侍者
石梯既許他天童為甚却道放過即不可更要
扭得鼻痛打得骨出天童前来拈雪峰問僧甚
麽處去僧云普請去峰云去拈道動著三十棒
恐人一向學平實禪這裏却道免見瞎驢趂大
隊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所以道
平地上死人無数天童引入荊棘林中道透得

底是好手侍者且置忽有人問萬松這荊棘林作麽生透向道今日實是從希家齋来不見道多虛不如少實

舉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莫錯認）眼云大衆若會這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實是聲色端的難透）天童拈云從前不了（滿眼滿耳）秪為家賊難防（識得不為寃）直下分明（見聞不昧）且向草庵止宿（這客作漢）

師云無盡燈僧問法眼聲色兩字甚麽人透得

眼謂衆曰且道這箇僧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天童略之道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這箇喚作當陽顯露這僧恁麽来莫作色會這僧恁麽問莫作聲會所以白水道山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為他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壽州資壽院圓澄巖禪師一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巖云恐汝不信僧云如何是奇特事巖云黄底是紙

黑底是墨恁麼會得莫去言句上咬嚼聞聲見色直透那邊有甚麼難纔入言思影響礙却卒難領會赤窮官長使偷錢奴上陣將軍騎齧人馬誰知頑僕劣馬解用成功得力兒孫不紹家業長者審知是子客作自為賊人縱能跨色騎聲不離驢前馬後要識宅中長者麼轉身就父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舉夾山云目前無法背後底聻意在目前莫認錯他

不是目前法是你眼睛非耳目之所到聲色純然見聞不昧

天童拈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財不著身痛不著已将差珍異寶山材野物撒向諸人面前了也見者有分正當恁麼時作麼生任情取捨路不拾遺君子稱美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師云北院通禪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夾曰是通乃掀倒禪床叉手立夾起來打一拄

杖通便下去法眼云且他掀倒禪床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了纔去意在什麼處萬松道我當時見道豈不是和尚語驀面唾云咬屎橛漢拽棒打出北院也好有後手法眼拈出令後人見可謂為衆竭力禍出私門洛浦嘗舉此話問彦從上座那句是賓那句是主也權借此問以為影草令天童特舉此話著實為人王婆妳子行人事紫羅帳裏撒珎珠若是識便宜底其珠遍地

目覩如泥僧問圓通秀鐵辟知師久蘊囊中寶今日筵前略借看辟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還知天童路不拾遺處麽滿舡珎寶沉江去誰羨芒繩十陌錢

舉趙州云把定乾坤眼（眉毛有幾莖）綿綿不漏絲毫（老賊何消强出頭）我要你會（見我見你眼裏眼外）你又作麽生會（問取乾坤眼）天童拈云還端的也未（疑則別叅）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空使童人下鍬下钁）我也知

你出趙州棬繢不得爲什麽却在萬松眼窩裏

師云僧問九峰虔禪師如何是乾坤眼峰曰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眼何在峰曰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峰曰不借三光勢僧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照燭喚作乾坤眼峰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所以趙州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又道若有一絲毫即是一絲毫所謂但有纖毫即是塵又道一法若存翳入眼

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尚有人道山河大地豈
不磕破眼睛有底見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
那裏放鼻孔萬松道盡大地是沙門鼻孔何處
著眼直饒你互奪互存雙收雙放我更問你耳
朶向什麼處著所以趙州道我要你會天童道
還端的也無又道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
我也知你出趙州棬繢不得天童恁麼道是眼
內語眼外語爭如覷瞎趙州眼方見眉毛向上

人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誰敎鑿竅汝雲曰露柱懷胎暗中書字文彩已彰清云分後如何許多時甚處去來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話作兩橛清云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事無一向雲不對何不早道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將頭不猛雲亦不對重說偈言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猶有這箇在雲曰猶是真常流注合口了卻開得清曰如何是真常流注無風起浪作麼

雲曰似鏡常明（猶為剩法）清云向上更有事不（不可）

（即這裏坐殺）雲曰有（何不道無）清曰如何是向上事（乞聞一声）雲曰打破鏡来與子相見（有甚麽眼）天童拈云

分與未分（已築界墻）玉機夜動（踏翻閑泼）點與不點（帶累晴空）金梭暗拋（已彰文彩）直是一色純清（黄河上源濁）未得十成安穩（店司安下）且道打破鏡来向什麽處相見（慚惶殺人）還會麽（是何心行）清秋老兎呑光後（誰共澄潭照影寒）湛水蒼龍蛻骨時（高出層霄望不窮）

師云首楞嚴道如急流水望為恬靜流急不見非為無流靈雲喚作真常流注圓覺經道潛續如命為壽者相諸方謂之命根不斷一條紅線掌中牽分與未分點與不點是衲僧家常茶飯最好是打破鏡底時節命根斷處妄識銷鎔流注枯乾無壽者相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與靈雲相見天地黯黑如一鋌墨相似喚作衲僧奪胎換骨轉身一路吹殘劫燒灰飛後突出虛空未

兆前

擧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各自念得佛堂經三平擘開胷當之宿世冤家因緣聚會鞏云一張弓兩隻箭秪射得半箇聖人未拈弓箭好箇圓全長老天童拈云石鞏習氣不除却不酸醋氣三平相席打令恰似箇丈夫兒却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秪射得半箇聖人天不降全豈不是以己方人仁者見之謂之仁大都不入驚人浪却解折折弓箭到了難尋稱意魚人心難滿

師云無盡燈具云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弋獵人逐鹿至馬祖庵機緣契會投祖出家住院凡見僧執弓架箭以示之三平至鞏曰看箭平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如何鞏扣弦三下平便展拜鞏曰三十年舉一張弓架兩隻箭秪射得半箇聖人遂折折弓箭平後見大顛舉似之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向弦上辯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萬松道今

日幸遇和尚雲門問長慶如何道免得云作半
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辯真偽門云入水
見長人萬松道真鍮不換金首山云人人盡道
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關不是韓光
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萬松道切忌詐明頭姜山
愛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萬松道不見道半箇
聖人佛鑑云大小三平元来秪是死漢若非死
漢又覓甚麽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

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来更要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痊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麽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乃云細雨洒花千點淚淡烟籠竹一堆愁萬松道煩惱皆因強出頭法燈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来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垜萬松道靈山授記未似今日天童略之云石鞏上堂乃張弓架箭三

平擘開胸當之鞏云一張弓兩隻箭三十年秖射得半箇聖人俱胝因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故凡有所問秖竪一指石鞏因張弓架箭而悟故常以張弓架箭示人雲頂敷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諳三平擘胸當之一等是弄粥飯氣不妨應時及節佛果引三平頌云解擘當胸箭如何秖半人為從途路得所以不全身這般說話大似減人光彩萬松即不然

受箭張弓處師資本一人不離華下路便見洞中春天童道張弓底習氣不除受箭底相席打令所以躭源交拳仰山女拜為復是全提作用為復是時節因緣却道三十年張弓架箭秪射得半箇聖人萬松道石鞏示不全之肯天童真以己方人還知石鞏信彩處麼秪將日月為香餌應手華鱗忽上鈎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不是目前機）門云

花藥欄開口斯當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莫錯認門云金毛師子一手擡一手搦雪竇著語云太無端一箭射兩垛天童拈云賊来須打泥裏著棘針客来須待苦口是良藥雲門雪竇二俱作家秪會待客不解打賊這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唆猫入括井切忌撞頭磕額暮故瞎茅廣

師云萬松昔在大慶壽玄悟席下一年入室兩度經半年纔得告香入室室中舉問玄沙如何

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此是玄悟之師高郵定和尚悟處今日看来這清淨法身話玄沙荅得最強高郵悟處更的雲門荅花藥欄權實並舉道金毛師子褒貶雙行這僧道便恁麽去雪竇道太無端可謂賊来須打客来須待雪竇道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称兮不在盤恐人錯認一機一境不薦著天帀地一段大事便是撞著露柱磕破燈籠喚作撞頭磕額此猶可恕忽然向

花藥欄上絆畨金毛師子上磕倒也大煞麁心不見保福因僧侍立福曰你得與麽麁心僧曰甚處是某麁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曰抛向門外著僧抛了却来曰甚處是某麁心福曰我見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麁心雪竇拈云然則這僧被熱謾争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将今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或僧堂裏来寮舍内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来麁心轉盛我若

放過便見諸方撿責卓拄杖下座天童道撞頭磕額保福道築著磕著且道是同是别雪竇道這僧被熱謾且道雲門何似保福難甘放不過雪竇何似天童保福門下昔日麄心尚多萬松門下近日麄心更甚何也覔箇築著磕著底也不可得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什麽父全不顧(下不論上)山云理合如斯(清官易斷)僧云父子之恩何在

粉骨難酬山云始成父子之恩（至化無私）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大功不宰）山云刀斧斫不開（甚處下手）天童拈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樞密不得旨）紫羅帳合視聽難通（尊嚴不露顔）犯動毛頭月昇夜戸（照不失虛）容移一步鶴出銀籠（穿開碧落天）還知麽（這裏使不著）脫身一色無遺影（太平本是將軍致）不坐同風落大功（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綍洪覺範天覺奏號圓明寶覺禪師其深機妙智真不忝所賜嘗云機貴迴互使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落今時潙仰父子曹洞師資為兩泒之源洞山法付曹山曰子真法器吾久知之我於先師處親傳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授汝仍以綱要三頌三滲漏付之山偏禮祖塔因擬曹溪之號所至以曹名其居故號曹山曹洞正宗於今鼎盛僧問子歸就父為

什麽父全不顧這僧久叅洞上将深密威嚴處置箇閭端曹山識法者恐不敢犯令泄機秪荅理合如斯這僧要窮堂奥深入虎穴道父子之恩何在曹山不傷風化不動音容荅道始成父子之恩這僧放無底末更問如何是父子之恩曹山盡力提持磬囊分付道刀斧斫不開此退位朝君轉身就父處不道同秪是無別天童於夜明簾外空王殿中借無舌人傳宣勅無耳人

承旨此猶是月昇夜户邉事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九皐繞翥翼千里漫追風

舉白水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喚甚作沙耳裏著水不得喚甚作水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又撒一把水云應真無比從来不眼花僧云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更灌一杓水云白淨無垢不曾挑耳塞天童拈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綿綿不漏絲小而無内關掃不容塵具足千變萬化不借別人家裏事秪

箇赤手空身將無作有旋支捂不受一滴塵失之本無直

是滿眼滿耳得之本有還見麼却恁麼去立足無閑地

看脚下知心有幾人不道無秪是少

師云筠州高安白水院本仁禪師叅洞山問未

有之言請師示誨山以不話無人肯荅之水得

旨後昭宗天福止洪井白水衆盈三百上堂曰

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

故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

水曰喚作色得麼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水曰
喚作聲得麼僧作禮水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
若人辯得有箇入處萬松甞教人看此話雖明
刼外機不壞世間相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
句今日將聲色話鼓弄人家男女又道眼裏著
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雪竇亦曾舉此兩句後
却畨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
白水雖無後段暗中打做一團這僧問如何是

眼裏著沙不得水曰應真無比又問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水曰白浄無垢和雪賣妝拾了也佛鑑拈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此一聯語是題山水畫圖佛鑑拈来出一隻眼遠山有色時人知有近水無聲令人疑著所以天童道雖大而無外小而無内千變萬化不彰形滿眼滿耳無一點盡大地是沙門一隻脚正好移身換步勝黙老師道地藉不履而能行心頼無知而

展照天童却道立足無閑地萬松道正好移身換步又作麼生肚裏戲破脚

舉泰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大人自在）得僧問雲門如何是回互（不合恁麼問）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切忌觸諱）僧云如何是不回互（正好恁麼問）門云這箇是板頭（親言出親口）天童拈云石頭舌頭無骨（甚不得道）雲門眼裏有筋（覷透心肝）千古之下聲光赫揚也（要天童峯覺）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

解不恁麼（得恁麼無碑記）然後沒交涉（可煞有禪）還相委悉麼（卒客無卒主）少年曾決龍蛇陣（三十年久閙天童）潦倒還聽稚子歌（今日錯為人下注脚）

師舉叅同契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大慧杲上堂云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手椎胸叫冤苦艾人云休叫苦遂拈拄杖卓一下云秖有一處堪回互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

涉擲下云不爾依位住茶萬松道秖有一處堪
回互雲門道喚甚麼作板頭鍾馗桃符走入大
慧拄杖裏去也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大鬼
小鬼向艾人鼻孔裏藏身擲下拄杖云不爾依
位住雲門道這箇是板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一
切智智清淨此問出大般若初分難信解品八
十餘科若一切智智清淨更互相涉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雲門荅云僧堂走入佛殿裏去

也雲門常用此機人多難解萬松頌出佛殿入燈籠牛皮鞔露柱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天童要與石頭雲門把臂共行直須恁麽始解不恁麽正是回互不回互喚甚麽作板頭時節又道然後沒交涉不爾依位住這箇是板頭時節此喚作渋龍蛇陣作麽生是聽稚子歌處萬松沒去著與人說公案

舉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骨堆上添土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出土處掘坑

天童拈云你有則一切有人人具足你無則一切無脫體全空有無自是當人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與奪閑芭蕉甚事良由取捨所以不如正恁麽時作麽生是你拄杖子和聲便打

師云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嗣南塔光湧湧嗣仰山蕉乃潙山重孫也上堂曰我二十八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纔出母

胎便作師子吼解豈不快哉當時我於言下歇
得身心便依之五載蕉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
與你拄杖子萬松道祖師不西來少林傳妙訣
何須達磨直指人心又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
拄杖子直饒一物不將來更須放下始得大潙
喆云大潙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
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潙既如是諸人
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

用不得且還本主萬松道順水推船時人知有天童拈出大丈夫兒有無在已不受芭蕉處分這箇從上來喚作衲僧拄杖子天童恐當人諱却更道正恁麽時作麽生是你拄杖子直饒拈得出莫教萬松見折做八截燒灰颺却萬松老矣留得也好何也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明月村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着脚下嚴云枯木裏龍

吟不因墻外底争得到長安僧云如何是道中人解行巉嶮路不在繫行纏巖云髑髏裏眼睛貪尋芳草路迷却故園春僧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這啞漢何不高聲問霜云猶帶喜在蒼天蒼天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這瞎漢還見山僧麽霜云猶帶識在莫錯認天童拈云王居門裏宂不栖巢臣不出門明不越户

師云鄧州南陽香嚴寺智閑禅師依大溈究涅槃之理溈曰我不問汝平生巻册上記得底學

解汝未出母胞胎東西不辯時何者是汝自己師懵然久之進數語溈並不許嚴曰却請和尚道溈曰吾道於汝何益限二日道得契則記汝嚴歸堂徧閱所集無一語堪對嘆曰畫餅不充飢遂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泣辭而去一僧問何往嚴舉前話云下山歇去僧曰南陽香嚴寺古基在兄可結茅吾化未給汝嚴後治基芟草闢瓦礫擊竹作

聲大悟熏沐遥禮謝云和尚大慈恩逾日月當
時若為我說何有今日耶住時後僧問如何是
道道之一字猶是強名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
難聞萬松嘗問僧如何是異響僧云不會萬松
道善解龍吟香嚴荅枯木裏龍吟何異強名曰
道無盡燈作僧云不會嚴云髑髏裏眼睛天童
道僧再問如何是道中人驢事未了馬事到来
道既強名人從何立故嚴荅云髑髏裏眼睛這

僧不會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隨
手點破道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霜云猶帶識在有道則有喜有人則有識這僧
展轉不會又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
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
人那辯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
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
不盡僧曰未審還有得聞者不山曰盡大地未

有一箇不聞者僧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有本頌在後玄沙別師之初句云龍藏枯木佛果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為三毒便可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麽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這香嚴公案勘會移臺引惹詞訟

天童舉綱要秪以兩句斷之道王居門裏臣不出門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秪今在什麼處當面諱却藏云和尚是一國

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船莫錯認國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幾曾動著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且道渡頭是橋上是國師第三次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一在力作藏罔知去處許你親見國師叱云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大小國師也不知下落天童拈云三藏不見國師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一任■度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

休日（醋酸聚蚋　肉臭來蠅）且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
處（扭鼻頭云　在這裏）

師擧僧問仰山大耳三藏第三番為甚不見國
師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
以不見萬松道仰山却具他心通又僧問趙州
州云在三藏鼻孔上萬松道迴避不及僧又問
玄沙既在鼻孔上為什麼不見沙云秖為太近
萬松道猶隔津在後僧問海會端端曰國師若

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
眼睛裏萬松道若在眼睛裏有甚難見殊不知
三藏通身是國師恁麼道始得一半若要全道
三藏未離西天時已與國師相見了也故天童
道三藏不見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
謂自知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萬松別
云若謂自知不唯三藏覰見國師秖具妖通天
童道正當恁麼時國師落在什麼處萬松道當

時三藏對面不見國師而今相隔五百餘年爲什麽常在萬松眼底諸人還見麽背後底聻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卧欲鐫作得得不客聽主裁兵隨印轉泉云得符到奉行陸云莫不得不却又疑着泉云不得隨邪撲籔

箕雲巖云坐則佛韓信甘接胯不坐則非佛淵明懶折腰

洞山云不坐則佛背去成奉還坐則非佛親來越轉

天童拈云轉功就位但得雪消去轉位就功自然

春到来還他洞上父子肐腰不外屈且道南泉意作麼生不打鼓笛這直是針錐不得穿鑿不妙

師云宣州節度使陸亘大夫初問南泉曰弟子家内餅中養一鵞鵝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得毀餅不得損鵞和尚作何方出得南泉召曰大夫陸應喏南泉曰出也陸從此有開解陸一日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卧欲鐫作佛得不泉云得陸曰莫不得不泉云不得

五祖演云大衆夫為善知識須明决擇為什麽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麽白雲不惜眉毛與汝註破得又是誰道来不得又是誰道来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為汝作箇様子乃擧手云将三界二十八天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神州作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様子

去也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州作一箇佛
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
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麽又喚甚麽作
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
南贍部州還他南贍部州西瞿耶尼還他西瞿
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
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
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麽汝喚甚作佛還

會麽忽有箇漢出来道白雲休寱語大衆記取這一轉若於世諦因果門中作像供養豈非好事所以云得若以此石觸穢踐踏污辱像材莫不得麽泉道不得是知善惡罪福果報皆由心造得與不得速如影響為什麽天童拈南泉意直是針錐不得情知不是這箇道理陸亘問得週遮南泉荅得轉換若道是世法五經三史還有這般說話麽若道是佛法三藏五乘還有這

般説話麽雲巖洞山父子以當家針線番覆相
成天童以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若合符節道南
泉意直是針錐不得萬松今欲結識南泉以為
當家不見陸大夫問南泉和尚何姓泉曰姓王
陸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陸曰王
居何位泉曰王殿苔生秪如天童道直是針錐
不得還入宗旨也無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録卷上

請益錄上卷音義

体 蒲本切不慧也 战 音顛称量也 典午 晉史典午不兢謂司馬氏也 跧 莊鸞莊緣二切說文云蹴也 椶櫚 上祖東切下力居切椶櫚也赤曰栟櫚栟卑名 帔 披偽切在肩背也又披也 怤 方俱切註悦也喜樂也 憋 裨列匹列二切急速皃 詢 息遵切咨也 畬 與居式車二切田之三歲也 搰了 上胡沒切下於如切象物開之形也 劙 力竹切削也 刜 扶弗孚弗二切砍也擊也斷也 戳 丑角切剌也 弋 夷力切橛也所以挂物也 綍 音弗 戲 側加切以手按物也